



# 故宮 璀璨波斯展

伊朗和中國同為亞洲文明古國，儘管遠隔千山萬水，但古絲綢之路將兩國緊密聯繫在一起，文化交往源遠流長。即日起至4月11日，由故宮博物院、伊朗文化遺產、旅遊和手工藝部以及伊朗國家博物館共同主辦的「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在故宮展出，展覽薈萃伊朗多家博物館收藏的216件文物，從建築、雕塑、陶瓷、玻璃、金屬、書法繪畫等多方面展示伊朗藝術之美，探尋交融互鑒的文明發展之路。

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在展覽開幕式上致辭表示，伊朗是首批回應中國關於開展「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國際倡議的國家之一，此次展覽舉辦，將讓觀眾更加直觀地感受中伊文明間長久的交流與互鑒，生動見證兩個文明的「歷史之遇」。

大公報記者 張帥（文、圖）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中國史書關於伊朗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史記·大宛列傳》。在中國史籍中，西漢時稱伊朗為「安息」，南北朝之後稱「波斯」。作為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地，伊朗藝術融會了不同族群的文化元素，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影響了歐亞大陸的諸多國家和地區。

## 西亞建築中的裝飾

今次「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以一件等比例復原的雙頭牛柱開始。這座雙牛頭柱出現在阿契美尼德王朝蘇薩和波斯波利斯的宮殿遺址，柱頭由雙牛前半軀幹背對形成凹槽支撐橫樑，下接兩對上下相對的渦形卷，再以棕櫚葉式柱頭承接。柱身裝飾溝槽，柱礎有蓮花、紙莎草或棕櫚葉式多種裝飾雕刻。

在展覽現場，可以看到一塊帶有國王名字的釉磚。約公元前8000年，伊朗西部出現土坯建築，此後建築結構逐漸複雜，裝飾技術愈加多樣。施釉、彩繪、雕塑等建築裝飾，凝結了人們日益豐富的審美追求。在伊朗埃蘭文化喬加贊比爾神廟遺址、埃利皮文化巴巴揚三期宮殿遺址、馬納文化卡拉奇宮殿遺址均發現大量的釉磚、彩繪磚，不僅美觀而且堅固。

古伊朗人曾在中國大地上留下過精美的建築傑作。據《大唐新語》等史書和出土的唐代墓誌記載，武周天冊元年，波斯景教徒阿羅憾在洛陽宮城端門外主持鑄造了一個地標性建築天樞。天樞是古代的紀功柱，洛陽的這座青銅八棱天樞環繞青銅螭龍和麒麟，堪與古波斯帝國波斯波利斯百柱宮的擎天石柱相媲美。

## 細金工藝生根開花

用黃金、白銀加工藝術品，是伊朗藝術的亮點之一。故宮展出的一件金手鐲十分吸睛，其正面中心嵌圓形黑白相間的瑪瑙，以金粟勾勒兩圈同心圓，兩側各嵌有兩顆圓形藍瑪瑙，後半部分則為金珠簇擁的花朵裝飾，嵌一顆圓形瑪瑙，上面並刻有埃蘭文女名字「A-Ni-Nu-M」。

據展覽介紹，伊朗是古代西亞重要的金屬冶煉中心，約公元前4500—前3300年，伊朗進入銅石並用時代，約公元前3750—前3350年，金、銀器生產出現。金粟、掐絲、鑲嵌等細金工藝很早就已在伊朗藝術中生根開花。栩栩如生的動物形象，五彩斑斕的寶石搭配，精緻奇妙的器物造型，表現古代伊朗多元的文化內涵。

## 中國瓷影響深遠

鳳穿花紋青花盤、纏枝蓮紋青花梅瓶、青花五彩人物紋碗……這些展出的來自阿德比爾神廟、由伊朗國家收藏的中國瓷器，是文明交流的重要見證。明代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使團曾七下西洋，多次到訪波斯灣的貿易重鎮忽魯謨斯（今霍爾木茲島）。在16、17世紀，波斯薩非王朝阿拔斯一世還曾聘中國工匠至伊朗傳授製瓷技術。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及絲綢等貨物通過官方渠道大量進入伊朗，對伊朗藝術產生深遠影響。

據介紹，不晚於九世紀前期，中國瓷器已為波斯人所知，在當地出土有唐代長沙窯、邢窯瓷器，其後歷代中國瓷器源源不斷傳入波斯，從阿拔斯一世皇帝開始，大量皇室珍品被贈予阿德比爾神廟。而阿德比爾神廟不僅收藏有官窯瓷器，還有景德鎮、漳州等地的諸多民窯瓷器，其中有的帶有波斯語或阿拉伯語裝飾，但更多的是中國本土市場常見的青花瓷。

## 伊朗陶瓷與玻璃

伊朗自己的陶瓷、玻璃生產歷史亦頗悠久。距今8000年前，在扎格羅斯山區誕生了伊朗最早的陶器，生產延續數千年。約3500年前，受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影響，伊朗出現玻璃技術，為之後釉磚和低溫釉陶的產生奠定基礎。

據中國國家博物館出版的《文物裏的古代中國》介紹，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玻璃製品，但那時可見的多為價值不高的玻璃珠、玻璃管、玻璃璧。早期中國玻璃製作採用的是類似於瓷器製作的燒造法，產品大多數屬於鉛鈣玻璃，氧化鋁含量很高，缺乏透明度，不會產生很好的視覺效果。魏晉以後，東羅馬玻璃器與來自伊朗高原的薩珊玻璃器不斷輸入中國，這些玻璃製品多為鈉鈣玻璃，不含氧化鋁，色澤透明，且工藝精湛，很快成為可以和金銀珠寶媲美的奢侈品。

►鐵器時代動物幾何紋彩繪陶壺。

# 216 文物綻放伊朗之美



▲薩珊王朝時期的人物像。



▲「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在北京故宮午門東雁翅樓展廳展出。



▲帶有國王名字的釉磚。



▲等比例復原的雙頭牛柱。



▼青銅香爐。



▲早期的玻璃瓶文物（左）。

1978年夏，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出土了173顆蜻蜓眼式玻璃珠項鍊，每顆玻璃珠直徑約一厘米，在藍色玻璃球上嵌有白色及棕色玻璃花紋。考古學家指出，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人的一大發明，這項技術後來被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掌握，地中海東岸和伊朗西部吉蘭曾發現過許多蜻蜓眼玻璃珠。這件異國情調的玻璃項鍊，當是經過絲綢之路沙漠路線傳來的波斯之物。

伊朗地處西方通往東方、歐亞草原通往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要衝。2021年逢中伊建交50周年，當年北京故宮聯合伊朗國家博物館共同推出的「伊朗古代文明與中伊文化交流」展覽介紹，漢使曾到訪安息，安息國王下令派兩萬騎兵在東部邊界迎接漢使團到來。後安息國王遣使節隨漢使回訪，並獻獅子及條支大鳥（即駝鳥），當時謂之為「安息雀」。

長期關注伊朗文化研究的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林梅村教授認為，至少從戰國時代，中國就開始與波斯進行文化交流，漢唐時代達到鼎盛。阿拉伯帝國滅亡薩珊波斯後，波斯末代君主攜家眷到長安城避難，波斯王以火祆教為國教，而波斯王后信仰景教，火祆教和景教隨着他們的到來曾在中國廣泛傳播。

作為曾經的國際大都市，唐代的長安不僅活躍着大批波斯商人、工匠和僧侶，而且還有許多波斯胡姬前來獻藝。「五陵年少市市車，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寫到，他還在《前有一樽酒行》中寫下過「胡姬貌如花，當窵笑春風」的詩句。

## 文化交流始於戰國時期

## 波斯語詞彙借入古漢語

在今次璀璨波斯展中，「金翼獅來通」獨佔一個展櫃，一隻金光閃閃長着雙翼的獅子前腿匍匐，後腿則是高高仰起的杯口。來通一般指下部留口的角形酒杯，是伊朗文化中獨具特色的器物。而這樣一件小小的物件，卻是波斯語詞彙借入古漢語的一個具體例證。

漢語「獅子」一詞，先秦文獻稱作「狻猊」。中國原來只有老虎，沒有獅子，獅子為西域傳入，歷朝歷代多有記錄，它是中國與伊朗以及西域各國來往的重要證據。林梅村教授指出，絲綢之路開通後，波斯語曾成為中國與海外交往的國際交際語，許多波斯語詞彙借入古漢語，例如漢語「狻猊」一詞就源於波斯語中的「獅子」，其他漢語如「玻璃」「珊瑚」「祖母綠」「喇嘛」「木乃伊」等，也都是來自波斯語。

值得一提的是，由香港著名收藏家楊永德在1988年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花波斯文三足爐，內底署青花楷書「天順年」三字款，腹部則有以青花料書寫的三行波斯文，內容取自波斯詩人薩迪的詩集《果園》，譯文為：「年輕人啊，要敬主就應在今天，明朝人老青春一去不還。」「謙遜的智者宛如果樹一棵，掛果越多枝頭越彎曲。」上面的波斯文字書寫流暢，既起到裝飾的效果，又以優美的文字內容表達了製作者的思想境界。



▲此次展出的「金翼獅來通」獨佔一個展櫃，十分精美，是展覽的「顏值擔當」。

在故宮的藏品中，有兩件藏品隱含着中國與波斯交流的印記，它們雖然並非清宮和伊朗直接貿易的產物，卻都通過西藏進入到清代宮廷中，成為清宮文化的一部分。

第一件是藏紅花，它以玻璃瓶承裝，放於西藏產紫古紮雅木碗內。根據其上的黃籤可知，這是1897年九世班禪所進貢的壽禮。藏紅花是名貴的中藥材，其名很容易讓人誤以為產地是西藏，但實際上藏紅花原產自伊朗，只是由西藏運往內地而已。

第二件是一把西竺腰刀。其上黃籤顯示，這是1780年六世班禪朝覲乾隆皇帝時所貢奉的物品，在這件寶物上可以發現有波斯文字「伊斯法罕造」。伊斯法罕位於伊朗中部，是古波斯重鎮之一，其以出色的製造業聞名，金銀銅器加工業更是名聞天下，在今天也仍是商貿往來的聚集地。

## 藏紅花產自伊朗



▲阿德比爾神廟收藏的纏枝花紋青花執壺（圖左）、纏枝蓮紋青花梅瓶（圖右）。